



在杭七天,从贵州来的这帮孩子说——

谢谢杭州,给了我们奋斗的能量

本报记者 金丹丹

“谢谢大家的帮助,让我们这些住在大山里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,来美丽的杭州看一看!”8月7日下午,萧山技师学院的会议室里,一个穿橙色T恤、梳马尾辫的女生动情地说。她叫王贤勇,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高一学生。

8月2日开始,她和其他19位来自黔东南州各职校的小伙伴一起来到杭州,参加了为期一周的“黔东南精准扶贫项目鸿鹄英才研习营(第一期)”。8月7日,研习营顺利闭营。

要把所见所学带到家乡和家人同学分享

17岁的王贤勇是位苗族姑娘,老家在黔东南州台江县五寨村。她小麦色的皮肤,黑亮的眼睛,很爱笑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

这是她第一次来杭州。从家乡到杭州,花了二十多个小时。

“终于到了美丽的杭州,超级开心激动!”回忆起第一天到杭州的场景,她的眼睛闪闪亮,“我们坐在大巴车上,看到外面一排排高楼大厦,一直在感叹!杭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经济发展特别好,科技发展很强,交通非常便利!”

这几天,王贤勇和小伙伴走了杭州的很多地方,去杭州第一技师学院、杭州市西湖职高等学校和同龄人交流,参观娃哈哈、西奥电梯等企业,游览了西湖、南宋御街、运河边的博物馆,看了钱江新城灯光秀,逛了人工智能小镇、梦想小镇。“真是大开眼界!”王贤勇说。

王贤勇游览时特别关注旅游体验。她读的是台江职校的旅游专业。她说,自己很幸运,入读时学校有很大变化,这和杭州有很大的关系。

“去年3月,台江职校来了从杭州来的新校长——张帆校长。初三时,我去参加职校的职业体验开放日活动,有很多体验项目,听说好多设备都是来支教的校长、老师们从杭州托运过来的。我看到旅游专业调酒、做咖啡演示,就挪不动脚步了,跟爸爸说,我要读这里!”后来,王贤勇如愿入读学校的旅游服务与酒店管理专业,“杭州来的校长和老师都好亲切,我很庆幸我的选择。”

在杭七天见闻是存在心里的“能量块”

“黔东南精准扶贫鸿鹄英才研习营”,是浙江邦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奖学帮扶项目。第一期“鸿鹄英才研习营”,有来自于黔东南州各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师学校的20名优秀学子参加。

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,我们很希望研习营的孩子们放开脚步,开阔视野,坚定信念,立鸿鹄之志,将来为家庭分担一份责任,为家乡脱贫贡献一份力量。”浙江邦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北京说,团队会持续跟踪孩子们,在不同阶段给孩子们不同的帮助。

彭洋带队本次英才研习营。他是黔东南州天柱县



黔东南精准扶贫项目鸿鹄英才研习营的学生游览杭州

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老师,这一周和同学们朝夕相处。

他说,这些天,一直被杭州的美景、杭州的爱心人士所感动着。“我和同学们在杭州品尝美食欣赏美景,感受到了家乡和杭州存在的差距。我和孩子们经常聊起要努力的方向。”彭洋说,杭州七天的见闻和感悟,是同学们存在心里的能量块,以后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,把这些体会再翻出来,就是奋斗下去的力量。

“孩子们的营服上,有‘鸿鹄英才’四个字。孩子们是大家心目中的英才,杭州有一批爱心人士一直在关注着他们,希望孩子们快快长大,早日翱翔。”

杭州支教团队带去了翻天覆地的变化

闭营仪式在萧山技师学院举办,现场来了一位特别的人。很多同学看到她,都惊喜地跑过去拥抱。

她叫金海清,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的老师。去年,金海清作为杭州支教团的一员,担任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副校长,分管教学工作。今年7月,她完成支教任务,回到了杭州。

“在杭州看到孩子们,特别激动。”金海清说,孩子们的笑脸让她想起了在台江的时光,“很多人问我,一年半支教,支持你的力量是什么?其实就是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。”

曾经,在台江,家长们宁愿让儿女去打工也不愿进职校。现在,说起台江职校,老百姓个个点赞,纷纷把孩子送来读书。

“今年开学,孩子们会发现,学校变化很大。”杭州支教老师、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张帆在电话里对记者说。他是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副书记,去年3月和五位教师组成杭州支教帮扶团队,挑起了助力台江职业教育的重担。

电话里,张帆的声音掩不住兴奋:“我们的新校舍建好了,要装上各种设备。宿舍楼、图书馆、食堂、体育馆、实训楼都是新的。建筑面积是原来的三倍。”除了硬件改变,杭州支教团队的“陪伴教育”建立起了师生互信;“职业生涯规划”让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越来越强;同学们越来越自信,除了获得国赛奖牌外,还取得省赛、州赛各两个一等奖……

交往4年 花了他80万元 女人结婚 但新郎不是他

本报讯 男人是奔着婚姻和女人交往的,为女人花了80多万元,后来女人结了婚,但新郎不是他。日前,杭州下城法院判决,这个女人诈骗罪成立,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,并处罚金12000元,退赔违法所得。

2014年,小凯(化名)与依依(化名)在网上某论坛相识,聊得比较投机,小凯对依依展开了追求,很快两人确立男女朋友关系。

认识伊始,女人就让男人开通支付宝“亲密付”,说这样才说明“我们两人是一体的”。因为有了“亲密付”,小凯的账户中,依依不断在消费支出。

两人虽同在杭州,但是见面次数屈指可数,四年里和依依见面不到十次,仅仅拉过手,

小凯经常问“什么时候能和你的父母吃个饭?”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?”依依则回“工作忙”“时机不成熟”。

2016年6月,依依结婚,新郎不是小凯。小凯并不知道。交往第四年,家人催。小凯也有点坐不住了,一打听,就知道真相了。

到案后,计算下来,这四年依依一共花了小凯将近80万元。但要算诈骗金额,要从依依瞒着小凯结婚开始算起,因为之前两人算恋爱。

依依在婚后两年,通过“亲密付”和微信转账,累计花了小凯60万余元。被传唤到案后,依依退还小凯30万元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恋爱,四年见面不到十次,花了80万,关系止步于牵手?很多人说想不通。法官审理后深深感到,在这段关系中,女人把男人拿得死死的。

本报记者 肖菁 通讯员 夏法